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国企代表委员共议人才战略

■ 本报记者 詹碧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次提及“人才”二字，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工作机制保障、改善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对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作出部署。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人才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2024年国资央企人才工作要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重点加强科技人才、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百-万-百万”科技人才培养工程，实施中央企业人才高地专项行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吸引优秀人才，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国资央企中心任务，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核心资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长期以来，如何“引育人才”和“用好人才”，把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和企业发展优势，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痛点。今年两会期间，人才问题也是国企领域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中国一汽杨永修：
推进新能源汽车高层次技能人才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崛起迅速，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隐忧也越来越明显。当前，汽车行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由于新能源技术发展的时间较短，目前国内还有很大一部分高层次人才集中在传统能源领域，人才转型的内驱力和外驱力不足。

对此，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高级技师、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建议国家制定创新人才的奖励机制，加大对创新人才的保护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针对紧缺的人才进行定向培养，进而满足企业的时代需求和市场需求。

中国电子郭御风：
构建集成电路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除了新能源领域人才不足外，近年来，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及持续扩大的产业规模，对培养集成电路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所属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看来，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发展目前面临着三大严峻挑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人难”现象同时存在，供需矛盾突出；知识体系重应用轻基础，高校相关专业在知识体系建设方面，偏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体系，缺乏对于体系结构、算法等基础体系的扎实培养；学用不一致，高校的课程体系、教学用机、电子教室等基础设施，仍主要是基于国外的软硬件环境，而众多关键行业已普遍开始使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软硬件产品。

针对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需尽快构建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郭御风建议加强高质量人才体系化培养的政策制定，在招生、培养、就业方面给予全链条的政策引导和政策倾斜，吸引人才流向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在培养方向上坚持深度和宽度“两手抓”，要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要通过多学科及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此外要加速教育基础设施国产化进程，厚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土壤。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冯鸿昌：
构建“数字工匠”人才培育体系

面对国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而数字化高技能人才短缺等问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冯鸿昌认为，首先要构建多层次的“数字工匠”人才培育体系，结合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变革趋势，制定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培育计划，探索企业新型办学体制，建立覆盖广泛、形式多样、运作规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行业、企业、院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开展订单式培养、套餐制培训。

其次，要引导和发挥企业技能人才培育的主体作用，加大在数字领域职业培训补贴的力度和范围，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要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开展培养高技能人才且成果显著的企业，按规定予以表扬和相应政策支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选树一批优秀“数字工匠”，强化示范引领，扩大数字领域的影响力，发挥高技能人才“传帮带”作用。

此外，还要优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在政府指导下，围绕数字产业延伸衍生的新职业、新技能、新工艺，支持企业

自主设置数字技能岗位等级，自主开发制定评价标准，自主开展人才评价。引导企业加强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更好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通用技术于旭波：
完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式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于旭波表示，企业始终站在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前沿，能够了解“真需求”，接触到“真问题”。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式。

于旭波建议，要进一步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支持制造业转制院所、行业领军企业成为能够自主培养硕士的学位授予单位，能够申请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调整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基本条件，支持拥有国家科研平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转制院所、行业领军企业直接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不将本科生培养质量、学士学位授权年限作为限制条件。■

上接 01版

国有企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新劳动资料呈现高智能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特别是数智时代的到来，传统劳动资料与科学技术相融合，出现了无人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一批具有颠覆性的生产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

三是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新劳动对象呈现高算力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生产力的新质态发展，实现了对人类经济社会交往方式的重构。同时，数据处理和分析需要超级计算、云计算和边缘运算等强大算力支持，能够为生产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什么要在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邓洲表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基础上，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对生产力未来发展作出了更高要求和更新方向，是生产力质的飞跃。

“当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都需要新质生产力。”邓洲表示。

近期，中央财办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把握好三点：一是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

二是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发展新兴产业。技术层面要补短板、筑长板、重视通用技术。产业层面要巩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三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培育新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是制造业。”面对当下社会各界对“新质生产力”如火如荼般的探讨，邓洲提出了这一观点。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体系最全的国家，制造业中传统的生产力不仅丰富，且发展水平较高。可以说，制造业是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力量。

在邓洲看来，由于各方面原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较大阻力，但制造业仍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在这种情况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首先要激活和升级制造业的生产力，整合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体系优势、市场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让传统优势生产力得到升级，形成满足新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不断推动制造业的改造和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夯实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根基。

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产业是重点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负责人表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必须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人工智能赋能全产业链体系。要发挥科技创新对人工智能、元宇宙、车联网、物联网等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两大产业具有高技术密集度、长产业链条等特点，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张晓兰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并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更新迭代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够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推动要素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流动。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售后服务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整合了科技创新资源，增强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和创造倍增值。而未来产业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初期，其技术变革与产业演进尚未形成完整清晰的路径，这也成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能够为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发挥引领作用。

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动力主要体现在颠覆式创新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新兴产业、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效益和服务质量的目的，最终推动经济从资源、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数据、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驱动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与在赶超阶段‘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路径不同，我国在基础性、前沿性的技术创新缺少经验借鉴，技术路线的选择、技术研发活动的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因此，邓洲认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不应放弃继续引

进和学习领先国家成熟技术经验，但更要突出原创和颠覆的特点，一方面，要着力增强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对一些未知领域的探索要走在世界前列，奠定未来产业竞争最底层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具有颠覆意义的技术领域进行持续投入，例如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虚拟现实、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虽然目前技术尚不成熟，产业应用处于初期阶段，未来却可能造成对现有产业的颠覆式影响。

在张晓兰看来，强调颠覆式创新，有三点重要意义：

一是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产业转型，为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技术力量，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是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市场新需求。同时，还能主动创造高质量需求以扩大市场需求规模，改变消费结构以促进消费升级和市场变革。

三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颠覆式创新**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负责人表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2023年以来，国有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和安全支撑作用，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能源资源供给，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显示，近三年来，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年均投资增速超过20%，持续保持高位水平；央企积极打造技术攻关高地，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和行业领军企业作用，在电网、通信、能源等领域攻克了一批重大前沿性、开创性、创新性技术，有效解决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新”，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主动探索新领域、新技术、新市场，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鼓励国有企业主动推进颠覆式创新，以技术创新和外部协同推动国企深化改革，从传统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创新化发展路径。

企业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因素。对此，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表示，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既具有管理创新能力，又熟悉制造流程且具有动手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受到企业欢迎。伴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企业须进一步加大在职培训力度，帮助新老员工迅速学习新知识、熟悉新流程、达到新标准，将最新的智能技术与日常业务紧密结合，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国有企业还可以与高校一起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员工市场化联合培养机制。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于博建议，国有企业应多措并举，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对不同种类的人才实行分类评价。例如，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健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注重考察履责绩效、创新成果、实际贡献；基础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突出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等。■